

人世间

“老牛干”下琴声起

于建波

老家楼下,有个三角形花园,很小,两百多平方米。说是花园,实际是两条小路斜向交会于主干路时“挤”出来的一小块空闲地,没栽花,没种草,倒是有一棵大树,野生的,两尺粗的胸径,两丈多的冠高,每年六七月份开花,浅粉色,豌豆粒大,风儿一吹,满树绒花飘飘洒洒。

同是一棵树,街坊邻居们却叫法各异,有的说叫“芙蓉”,有的说叫“合欢”,还有的说叫“马樱花”。每每听到这些胡里花俏的叫法,在大树下钉鞋的姜哥都会立马停下手中的活计,牛眼一瞪,大背头一拢,忽地从马扎上站起来,一边抻着坐僵硬的腰背,一边大声反驳:“净瞎咧咧,这不就是咱南山上的‘老牛干’吗?”说完,鼻腔一嗤,以示不屑,这一声“嗤”,让人想起一段农家谣:“羊吃麦苗,不用蹄刨,鼻子一嗤,连根都掉。”

姜哥是个“50后”,属羊,不是鼻子一嗤就能啃麦苗的奶山羊,而是疲于逃命攀悬踏险的岩羊。三年自然灾害,吃饭困难,他那钉马掌的老爹看大事不妙,带着全家闯了关东,一闯闯到了中苏边境的虎林县。那里地广土肥,牲口多,一家人凭一刃扁铲和一架拴马桩,不至于三尺肠子空着两尺半。

老猫房上睡,一辈传一辈。姜哥守着拴马桩长大,七八岁时就在柱子旁的小红炉拉风箱,敲边锤,帮爹打铁掌和蹄钉。十二三岁开始扫马粪,清马蹄,初试削马掌的扁铲。可怜的“小羊”为了一口“麦苗”,不仅鼻子要嗤,而且四“蹄”要刨。

改革开放后,黑土地上的牲口渐渐被轰隆作响的“大铁牛”所替代,钉马掌的行当走到了尽头。血气方刚的姜哥一咬牙,把红松圆木的拴马桩生生拔了出来,锯成木板,钉成一个修鞋箱。从此,钉马掌的少年摇身变成了给人钉鞋擦鞋的小鞋匠。每天晨起,他像个睁眼的阿炳,背着鞋箱,提拎着一把土造的坠琴,串乡井,蹲集头,有鞋钉就钉,没鞋钉就坐着马扎,拉上一段《李二嫂改嫁》或是《马大宝喝醉了酒》。日头东,月亮西,一天下来,鞋匠不累,钱褡子不累,只有坠琴累,马扎子累。

一晃眼,大半生过去,游子归来,带着他

的鞋箱,带着他的坠琴,带着他的马扎,也带着他五十开外的沧桑面容……

默然无语的“老牛干”用自己的树冠为一截疲惫的身躯撑起了遮阳避雨的伞。姜哥在树下摆起了修鞋摊,就跟阿庆嫂在沙家浜开了个“春来茶馆”一样,“借贵方一块宝地,落脚谋生”。“老牛干”成了他的精神支柱,也成了他糊口的依靠。每当支起马扎,坐在“老牛干”下,久别的孩子仿佛回到了父亲温暖的怀抱,也难怪听到他人叫大树别的名号时,他又嗤鼻子又翻脸,爹的名字能允许别人乱起乱叫吗?

一切,“老牛干”都看在眼里,对于为它“正名”的投怀者,它唯一能答谢的就是让枝头上的小鸟儿唱几段小曲,有时清唱,有时随着那把坠琴……

也怨姜哥不走字,钉鞋的买卖又遇上了和当年钉马掌一样的“瓶颈”。如今,人们对鞋越来越讲究。皮鞋显贵不养脚,布鞋养脚不显贵,满大街的人十有八九穿运动鞋,有的穿“耐克”“阿迪”,有的穿“乔丹”“李宁”,就连跳广场舞的老爷子老太太也都穿起了儿女“退役”的运动鞋。钉鞋掌缝鞋帮的活儿越来越少,幸亏女人的鞋跟越来越高,钉一对小鞋钉就能挣个十块八块,一天下来,赚个五六十没大问题。一时间,还是鞋匠不累,钱褡子不累,只有坠琴累,马扎子累……

“老牛干”下的琴声没有村头的大喇叭响,却像平静的湖水扔进一块石头泛起了涟漪,一圈套一圈,越泛越大。周边那些喜好吹管拉琴的人纷纷来到“老牛干”下,自发凑起一个杂合乐队,除去姜哥的坠琴,还有扬琴、琵琶、二胡、笛子、笙等等。没有大提琴,鞋匠客串木匠,自制了一架低音胡,买不起蟒皮,就蒙上一块山羊皮,一拉,照样嗡嗡。唱曲的更是络绎不绝,就连退休的音乐老师和市剧团的角儿也时常过来亮几嗓子。

鞋匠累了,他不仅要拉弦,还要替琴友们修理各种老旧乐器,闲下来就忙着抄乐谱,有时还为小乐队编分谱搞配器。鬼才知道,没上一天书房的姜哥跟谁学的乐理。竟有一次,他把西洋名曲

《啤酒桶波尔卡》由五线谱翻译成简谱,又用那把破坠琴把该曲的主旋律硬生地“撸”了下来。

钱褡子也累了,不是鞋匠多钉了几根鞋钉,而是一群妇女围坐在“老牛干”的树荫下,边听曲儿,边帮姜嫂剪毛。附近有家服装厂,刚下机台的衣服都优先送给姜嫂,剪一件挣个块儿八毛。那家的女老板,也好唱两口。姜哥的钱褡子见鼓了,里面装的有钱币、有欢乐。

坠琴倒是不累了。那把从关东背回来的琴一个人拉还能凑合听,放在小乐队里顶不起差使。硬杂木的锻杆,韩国防雨绸蒙的皮,音质杂,音量小。市吕剧团有个国家二级琴师,坠琴大师李渔的高足,他把自己闲置的一把琴借给了姜哥,专业级的,蟒皮,黑檀杆,黄铜筒,就连琴弦都是包银的。

马扎子也不累了。退休的房地产老板把自己办公室里八成新的真皮转椅慷慨地送给了“老牛干”下的拉琴人。

坐转椅,拉好琴,姜哥的琴瘾越来越重,技艺也渐见长进。滑音越滑越溜,揉弦越揉越美,各种指法弓法越来越上道,不仅腔儿包得严丝合缝,还能运起“波浪弓”,把吕剧唱腔的悲切切跌宕宿候得入木三分。一个二把刀琴师,十个胡萝卜一般的手指,能把坠琴拉到这个份上,纤手玉指的同行叹服,南来北往的路人驻足。

姜哥红了,“老牛干”红了,小小的三角花园成了小县城里的“维也纳金色音乐大厅”。

市政出钱,给小花园送来石桌石凳,三套,一个角上放一套,还把地面铺上了塑胶,孔雀绿配石榴红。市文化局批准成立“老牛干”艺术团,每年安排30场演出,全部都到敬老院。记者也闻风赶到“老牛干”下。面对摄像机,毕生第一次上镜的姜哥竟表现出镇定自若的镜头感,眼眸了又眸,大背头拢了又拢,最终,手扶“老牛干”的树腰,眺望远方,满是皱纹的脸笑成了一朵佛头菊。

“老牛干”下,又传琴声。许是檀杆蟒皮的坠琴傍上了“麦”,音量很大,传得很远,很远……

风物咏

早春的绿

鲁从娟

早春季节,寒意尚未褪尽,春光便洒了一地。看着窗外灿灿的阳光,觉得不去田野挖一回野菜,简直辜负了春天。

春回大地,草芽最先知道。放眼山间田野,还是一片萧瑟,而我却在枯草中、树底下、坡堰上,捕捉到星星点点的绿意。早春的绿像调皮的娃,喜欢和你捉迷藏,有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般的若隐若现。

睡了一冬的生命正在慢慢苏醒,荠菜、苦菜、婆婆丁、麦蒿、小野蒜、四叶草等,都遵循时令,如约从土里探出小脑袋,最先向人们报告春天。它们不择地点,由着性子在田埂上长出一窝荠菜,在堤堰上冒出三五棵苦菜,又或在果树底下钻出几墩小野蒜……田野里没有园艺师,但感觉一切都是那么和谐,好像这都是它们该有的样子。小苗儿都不大,像刚出生的孩子,欣欣

然打量着这个世界,让人忍不住想伸手捏一捏它嫩绿的脸蛋儿。

果树正在酝酿一个甜蜜的梦,枝条上密密的花苞已悄然萌动。用不了多久,俏丽的花朵便会簇拥枝头。灌木藤条上的嫩芽初放,鲜绿点点,凑近一点,仿佛能闻到一股清香。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,春风像沾了颜色的手掌,抚到哪里,哪里就绿了。春风更像是一个丹青高手,泼墨挥毫,一笔下去,柳枝就“万条垂下绿丝绦”,再一笔下去,绿便漫天漫地铺展开来,撩拨得人心里柔柔的、痒痒的。踏春去啊!《论语》中有记载:“莫(莫通暮)春者,春服既成。冠者五六人,童子六七人,浴乎沂,风乎舞雩,咏而归。”古人对自然的热爱,要比今人隆重,出门踏个青,赏个春,要穿着新衣裳,梳洗打扮一番,

浩荡着一支队伍。这样的踏青,到底喧哗了些。一个人独往,则更好,可以在春的舞台上,从容地、安静地、自由地做一个纯粹的观众,看着大自然里萌发出一簇簇新绿,整个心灵就变得空灵、澄澈起来。

回家的路上,手提袋里仅有“一捧绿”,几棵荠菜、几棵苦菜、几棵婆婆丁。《诗经》中有《采绿》篇章:“终朝采绿,不盈一掬(掬)”,说的是盼夫不归的女子,在春风里心不在焉地采着一种叫绿的植物,采了半天,还不到一把,而我,却因贪恋那一抹抹早春新绿,无心采撷。

早春的绿虽孱弱,却鲜活生动,装点着早春的大地,也给踏上田野寻春的人们以清新的小欢喜。我从早春的一场新绿萌发的齐奏中,看到大自然的生生不息,看到了蓬勃的希望。

诗歌港

又见桐花开

邓兆文

仿若紫气东来
一片云彩落到树上
而一朵朵花
活像一条条喇叭裙
挂满枝桠

谁家的闺女长得
这么俊
仅仅过了一年
就出落得婷婷婷
连树上的鸟也出奇地安静
娘的眼神已经不大
好使了
但自打第一朵花开
她就不停地问:
桐花,你住多长时间啊

海水缓慢

于金玲

海水安静
缓慢地书写着人间的春天
书写爱恨情仇 与一切
奢华和朴素的事物比肩而立

书写一双双流泪的眼睛
书写为生活而奔波的人
海水从一首诗到一幅画
隐现着另一个世界

精灵一样的海鸥
在文字中间飞渡
将我的灵感唤醒
抵达诗与画的世界

我感到幸福 就像一朵云
在大海的天空
像一滴海水
融入那么多不愉快 不完美
爱上大海这首人间的巨诗

花海留影

奋飞

春天的花海姹紫嫣红,
人头攒动争相留影:
工人留影,争当大国工匠,
为工业强国撸起袖子加油干;
农民留影,期盼五谷丰登,
仓满圆圆饭碗端在自家手上;
学生留影,走进知识海洋,
报效祖国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……

春夜

林启东

春夜堆满了青野
相思的目光排到山脚
山下的小溪飞起来了
牵着星星的眼睛

湿润的风吹来啦
把你身体的余香扶上柳梢
夜莺不再高傲
闭起眼睛和你在梦里缠绵

夜的灵魂拔地而起
像城市的高层楼房
月亮爬上窗户
故乡是张洁白的床